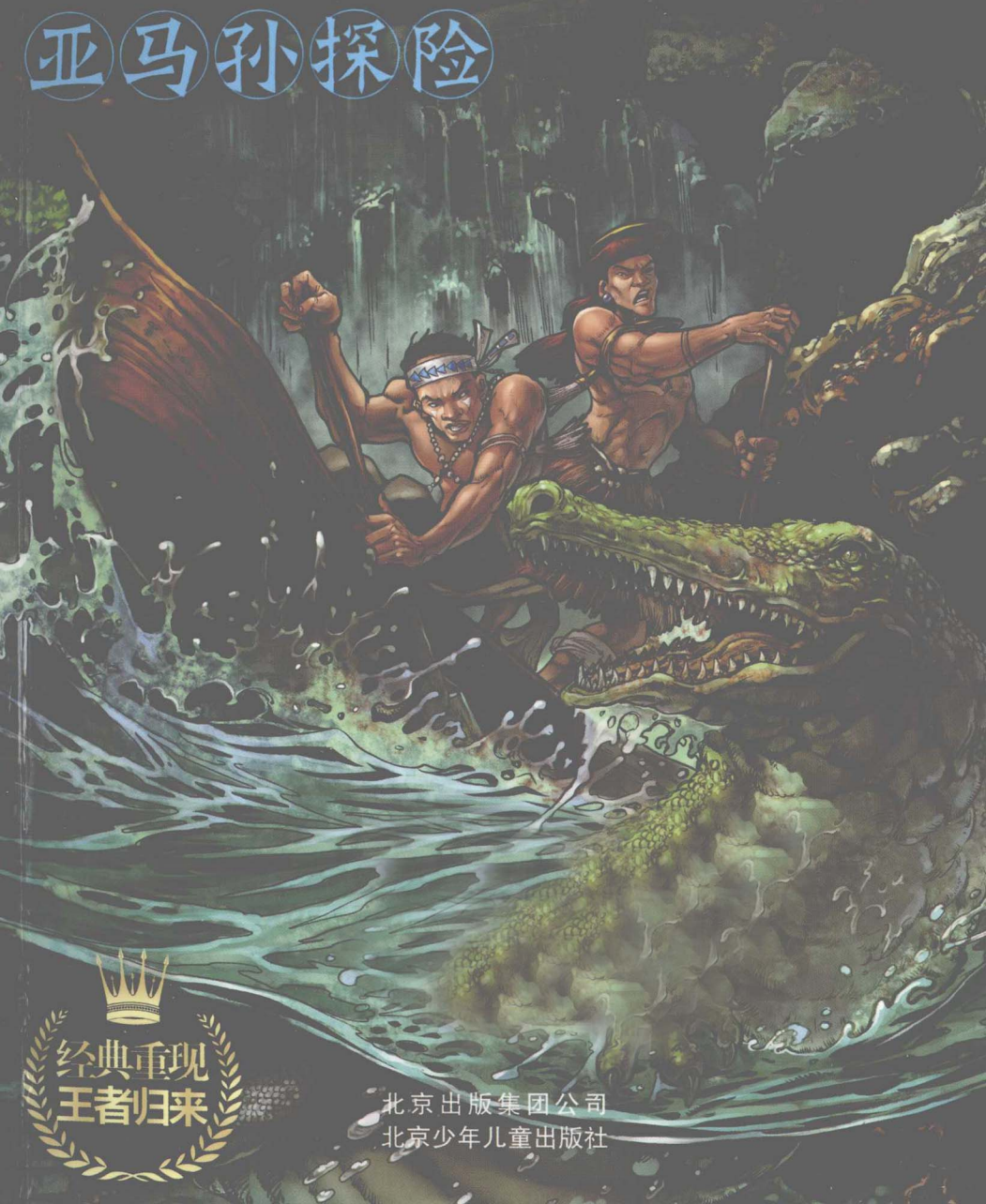


哈尔罗杰历险记

(美) 威勒德·普赖斯 / 著
杨伟娴 / 译

HA'ER LUOJIE LIXIAN JI

亚马孙探险



经典重现
王者归来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哈尔罗杰

HA'ER LUOJIE LIXIAN JI

历险记

亚马孙探险

(美) 威勒德·普赖斯 / 著
杨伟娴 /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01 - 2010 - 1132

Text copyright © 1951. Willard Pric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ndom House Children's Books U. 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 2012 年中文简体字版经由 Random House Children's Books U. K. 授权北京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马孙探险 / (美) 普赖斯著；杨伟娴译. — 北京：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 1

(哈尔罗杰历险记)

ISBN 978 - 7 - 5301 - 2766 - 7

I. ①亚… II. ①普… ②杨…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 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5242 号

哈尔罗杰历险记

亚马孙探险

YAMASUN TANXIAN

(美) 威勒德·普赖斯/著

杨伟娴/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 bph. com. 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大厂回族自治县益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32 开本 7.375 印张 150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1 - 2766 - 7

定价：15.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 - 58572393

我们的脑袋是圆的，像个地球仪。不仅形状相似，而且每个人的脑袋里，经常都会想到地球，它体积有多大？年龄有多久？有哪些有趣的人和事？但对任何人来说，地球都是一个庞然大物，即使倾其一生，也不可能把它跑遍了。怎么办呢？有一个捷径，即看书，这叫做“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如果你想了解地球上都有些什么新鲜事，这里指的是大自然中的新鲜事，我建议你看一看《哈尔罗杰历险记》。

威勒德·普赖斯先生是个幸运的人，一生中跑了77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我们中国，遇到过许多新鲜的人和新鲜的事。他又是一个愿意奉献、不甘寂寞的人，不想把自己的知识和见闻都烂在肚子里，于是便动笔写了一部书，献给天下的孩子们。于是，就有了哈尔·亨特和罗杰·亨特两兄弟。

哈尔和罗杰是约翰·亨特的儿子。约翰·亨特是动物学家，几乎跑遍了全球去了解和收集各种各样的珍奇动物。哈尔和罗杰不仅继承了老亨特的基因，而且也继承了爸爸的事业和兴趣。在老亨特的鼓励和安排下，哈尔和罗杰走南闯北，历尽危险和艰辛，从亚马孙丛林到南太平洋小岛，从非洲大陆到格陵兰冰原，从世界上第二大岛新几内亚到地球上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从正在爆发的火山口到危机四伏的海底世界，足迹延伸到世界各地，各个角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追逐丛林巨蟒，制伏热带巨蜥，巧捕非洲白象，激战北极之王北极熊，深入海底猎奇，大战庞然大物杀人鲸，不仅与凶猛的动物较量，还得与贪婪

的人类争斗，常常是弹尽粮绝，走投无路，只能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当然，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像哈尔和罗杰那样，有机会到世界各地去旅游、探险。正因如此，所有关心地球和热爱自然的人们，不妨都抽空看看《哈尔罗杰历险记》这套书，希望你能进入角色，设身处地，感同身受，与哈尔和罗杰一起，深入广袤无垠的大自然去畅游、搏击，追随那些曲折的情节，体验无数惊险的场面，肯定会惊心动魄，深受刺激。而且，书中丰富的知识和简练的语言，也会令人受益匪浅，回味无穷。

最后，还要加上几句，就是关于亨特一家的事业。他们是到世界各地去猎取和收集各种各样的珍奇动物，卖给动物园和博物馆。一方面固然为人们休闲娱乐、观赏和了解地球上的各种动物作出了贡献，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伤害了许多动物，伤害了大自然……

与60年前相比，人类现在对大自然和动物界的了解，都要客观而且深入得多了。但也产生了另外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一相情愿地去和动物亲近，以至于有人和自己的爱犬亲吻，结果被咬掉了嘴唇。我们说，动物是我们的朋友，是指我们和动物同是生命世界之一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和北极熊拥抱，可以跟老虎接吻。动物就是动物，人就是人，即使地球上最最温和友好、亲切好奇的南极企鹅，当我想去摸它的脑袋时，它也会奋起反抗，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因此，我认为，人类和动物朋友的交往，应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要去干扰它们，当然更不能去伤害它们。

伍梦华

1	神秘的电报	(1)
2	穿鞋的跟踪者	(6)
3	拂晓的飞行	(11)
4	猎人头者	(17)
5	神鹰的阴影	(23)
6	兽踪人脸	(33)
7	林莽之夜	(39)
8	沿虚线而下	(47)
9	落荒而逃	(54)
10	魑魅之谜	(63)
11	亚马孙河上的挪亚方舟	(74)
12	灾难	(87)
13	摆脱“鳄鱼头”	(91)
14	惊马似的鳄鱼	(102)
15	蛟蟒	(108)
16	半夜枪声	(122)
17	人与兽的角斗	(131)
18	年轻人，到西部去！	(138)

19	老虎夜访.....	(146)
20	神奇的舵号	(154)
21	水中逮虎.....	(164)
22	黑美人	(171)
23	南美大森蚺	(177)
24	九个无头人	(189)
25	孤苦伶仃.....	(192)
26	浮岛	(204)
27	笼中囚	(223)

1 神秘的电报

基多酒店的大厅里，有一条剥制的鳄鱼标本。哈尔坐在鳄鱼头上擦枪，酒店老板唐·彼德鲁对他说：

“是的，你们就要见到世界最长的河流……世界上最大的从来没人考察过的林莽……世界天然资源的最大宝库……总有一天，亚马孙河要哺育全世界。”

“那儿真的有像这家伙一样大的鳄鱼吗？”哈尔问。在他看来，狩猎比哺育全世界更有意思。

“嗨，比这还大呢！要是想给动物园逮动物，你可算是找对了地方。嗨，我听人说，世界各地的野生动物全搁一块儿，也比不上亚马孙河流域的野生动物品种齐全。这一点，您可比我在行。”他转过头对哈尔的父亲说。

每当人们想了解动物方面的问题，总习惯于向约翰·亨特请教。他研究和收集动物已经20年了。布朗克斯动物园的狮子茉莉死了，主任就给约翰·亨特打电话，让他下次再去非洲时，顺便给逮一只。里恩格林马戏团的巨蟒，由于配合上的小小失误，一口把一只珍贵的猴子吞掉了。一封电报发到长岛亨特私人动物园，电文内容大致是：如果这种猴子在亨特动物园里没有存货，亨特可否在下次去婆罗洲时，帮忙再弄一只？在伦敦的动物园，一只罕见的——由于太罕见，价值近千镑——叫做非洲大羚的羚

羊患了疝痛，于是，约翰·亨特收到下面这份电报：

大羚羊疝痛，如何治疗？

人们认为，他肯定知道该怎么办。

他已经是第五次来南美，但他的两个儿子——哈尔和罗杰则是第一次到南美来。不过，和动物打交道，他们并不是新手。哈尔曾经在科罗拉多和墨西哥捕猎山狮；兄弟俩都曾经在长岛——他们父亲的那个动物供应处照料过动物。那些动物都是父亲在考察时带回来的，他们饲养这些动物，等着动物园、马戏团或者博物馆把它们买去。

“谁也不知道，”约翰·亨特审慎地说，“亚马孙河流域的动物到底有多少品种，因为那一带还有那么多地方没人考察过。如果一切顺利，我们这次打算考察亚马孙河流域的一个新的部分，帕斯塔萨河。”

“帕斯塔萨河！”唐·彼德鲁惊叫起来，“据说，它就在安杜斯。到那儿去过的白人无一生还。去年就有两个白人一去就杳无音信。嗨，那儿的印第安人喜欢割下人头来做战利品。瞧那边，他们也会这样处置你们的。”

他让他们看壁炉台上的一个古怪的东西。那是个人头，不过已经缩成橘子大小了。

罗杰走上前去凑近看，但却不敢碰它。

“肯定是一个婴儿的头。”

“不对，是成年男子的，”他父亲说，“黑瓦洛^①的印第安人
有办法使它缩小。到了那儿，你就会看到啦。”

罗杰满腹疑虑：“那我们会怎么样呢？”

“我想，我们不会有危险。他们只割敌人或者亲属的头，我们既不是他们的敌人也不是他们的亲属。”

酒店老板摇摇头，“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否则我是信不过他们的。”他说。

“有这样一个标本，博物馆什么大价钱不肯出啊！”哈尔欢呼起来，“这玩意儿怎么样，肯卖给我们吗？”

酒店老板紧张地四处看看。哈尔的父亲赶紧给冲动的儿子泼冷水。

“出价买这玩意儿，警察会把你关进牢里，”他说，“这儿有一条法律，禁止买卖人头。你可以弄几个山羊皮的复制品。至于真的嘛，只好等我们到了黑瓦洛人那儿再说啦。”

罗杰仍旧忐忑不安。

“我们到那儿去到底图什么？”他问，“我还以为，我们只是顺亚马孙河漂流呢。”

“帕斯塔萨河是亚马孙河的源流之一。你知道，亚马孙河并非从源头开始就是亚马孙河，它起源于安第斯山上的积雪所形成的许多小河，帕斯塔萨河就是其中的一条。而且，由于它的河道还有一大截没有在地图上标出，因此人们对它特别感兴趣。”

“同时还因为，它流经那些喜欢割人头的印第安人的部落。”

① 黑瓦洛：印第安人在秘鲁的一个部族。——译者注

看见弟弟忸怩不安，哈尔又添上一句逗他，“我们准得经过那地方！”

罗杰不吭气儿。他转悠到哈尔背后，悄悄抓起鳄鱼尾巴，猛地一拉，把哈尔掀翻在地上。

“你等着，到了黑瓦洛地区我再炮制你，”他说，“我要帮他们割下你的头，等着瞧吧。我要用油炸它，用盐水腌它。麻烦的是，这么个丑八怪，不会有博物馆肯要。”

他住了口，因为哈尔已经抓住他，正在用力把他往鳄鱼的大口里塞。

酒店老板小心翼翼地把家具从打得不可开交的兄弟俩身边挪开。看着他俩不合时宜的行为，他很不以为然。

但是，约翰·亨特看着两个儿子，却不无骄傲。他们是林莽探险的最佳搭档。哈尔已经完成了中学的学业，马上就要上大学了。他长得跟父亲一样高大壮实。罗杰还在长个儿，别看他精瘦精瘦的，却也机灵。尽管他不得不承认，一提起那猎头生番，总有些不自在，但他还是够勇敢的。他比哥哥小4岁。学校正好放了假，他利用假期参加这次捕猎。他们的父亲答应过，只要他们在这次探险中表现出色，他就让他们到南海去一趟作为奖赏。

一位公务员给约翰·亨特递上一份电报。约翰·亨特撕开封套，展开电报。扭打作一团的兄弟俩松开了手，注视着父亲。

约翰·亨特把电报看了一遍，又看一遍。接着，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看第三遍。探险家古铜色的脸并未改色，但他嘴角的肌肉绷紧了，手指紧紧地捏着电报。两个孩子等得不耐烦了。

“爸爸，你怎么啦？那上面说的是什么呀？快告诉我们吧。”

亨特大笑，“有人企图耍弄我们。”说着，他把电报递给儿子。电报上写着：

厄瓜多尔 基多 基多酒店 约翰·亨特

亚马孙河并非好地方 若要平安 最好离它远点儿
家中有事需你照应

电报是从纽约发来的，上面没有署名。

2 穿鞋的跟踪者

“发电报的会是谁呢？”哈尔满腹狐疑。

“可能是探险者俱乐部那儿的一个家伙，他想和我们开个小小的玩笑。”亨特说。不过，看得出来，他的儿子对他的解释并不满意。

“您看家里会不会有什么事？”哈尔壮着胆问。

“当然不会。有事你们的妈妈会来电报的。”

哈尔拧起了眉心，他在动脑筋时老是这样。

“看来，这地方对我们来说倒真是个神秘的谜，”他说，“有谁会对我们心怀嫉恨呢？谁会企图阻止我们到亚马孙河去呢？”

“我不知道，”他的父亲说，“但我认为我们没必要为这样一封匿名电报大伤脑筋。发电报的那个家伙既然没胆量署上他的名字，他就未必有胆量来伤害我们。”

“我们难道不可以追查一下吗？发报人总得在电报局留下自己的姓名、住址，不对吗？”

“说得对，不过，如果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的身份，他就不会留下他的真实姓名和地址。”

罗杰什么也没说，这种古怪的事情使他的心怦怦乱跳，眼睛越睁越大。父亲注意到孩子的紧张心情，他说：“很可能是一个什么怪人干的，他并没有什么恶意。好啦，我看我们还是别管它

了吧。明天还要起早呢，睡觉去吧。我们拂晓出发，要是那位愣头愣脑的爱尔兰飞行员能把他的飞机弄妥的话。”

“要不，我现在就到他那儿去一趟。”哈尔提议说。

“好主意，我也去。”罗杰插嘴说。

“不，”他爸爸说，“你最好给我乖乖地睡觉去。”

哈尔信步走到独立广场。那儿正在举行吹奏音乐会。音乐在大教堂和主教宅邸前回荡。广场挤满了人，有衣着华丽的西班牙血统公民，也有戴着平顶帽、披着毛毯似的披巾的印第安人。

哈尔想，多么美丽神秘的城市啊！它坐落在群山环绕的盆地中，白雪覆盖的山峰在月光下闪耀。难怪基多人这么爱他们的城市。“基多直通天堂。”他们老这么说。

哈尔放慢了脚步，他有点儿喘不过气来，因为这里海拔 2896 米。细细想来，厄瓜多尔的首都的确跟天堂门挨着门，它是世界最高的城市之一。赤道就从城外经过，这儿的风还不算刺骨，然而空气的清冷，仍然使人难以相信赤道就近在咫尺。哈尔扣好大衣，走出灯火通明的广场，踱进老城狭窄的黑黢黢的街道。

鹅卵石铺成的路面坑坑洼洼，走在上面得十分小心。街道两旁是古老的土砖房，苔痕斑驳的红瓦房顶几乎覆盖住整条街，走在街上就像走在地道里。

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行人，赤着脚，幽灵似的悄悄溜过。

哈尔感觉得到，一双穿鞋子的脚正在他身后不紧不慢地跟着。开头，他没有在意。但从委内瑞拉大街向右拐进苏克雷街后，他仍然听得到这脚步声，这才开始警觉。他向左拐进皮钦查街，脚步声依然跟着。哈尔想开开心，于是，绕着那一带转了一

圈。那双鞋的主人也跟着绕了一圈，并且离哈尔越发近了。这可不就不那么好玩了。哈尔加快了步伐。

他尽量放轻脚步，把跟在后边的人甩得远远的，然后，一步跨进特里·奥尼尔那幢房子门廊黑洞洞的阴影里，从口袋里掏出手电等着。

一直在跟踪他的那个陌生人走过来了。他有点儿举步不定，在每一家人家的门廊前都驻足片刻，最后，他来到哈尔藏匿的门廊。

哈尔摁亮手电，直往那穿鞋人的脸照去。

他不是厄瓜多尔人。他是个身材魁伟的大块头儿，拉丁人比较瘦小纤弱，印第安人虽然粗犷，块头儿却不大。这家伙看上去会叫人联想起职业拳击手或者芝加哥大街上的歹徒。在强烈的灯光下，他的脸扭曲变形，凶残阴险得难以形容。他的双眼像一头受惊老虎的眼睛一样闪着寒光。密林里那些猎入头的生番也没他那么野蛮残忍。

哈尔差一点儿就忍不住要举手去拍他朋友的屋门，但他抑制着这一欲望说：“你在跟踪我。”

那人眨眨眼，“什么？你疯了，我只不过在散步呀。”

“可笑，你散步怎么老跟我走一样的路呢？”

“你怎么会这样想？”

“你穿着鞋，这样，我就能分辨出你的脚步声。”

“穿着鞋？你这傻瓜，在基多，穿鞋的人多着呢。”

“对，但你的鞋子有点特别，我到哪儿，它们就跟到哪儿，甚至跟着我在街上绕圈。”陌生人威吓地逼近门廊，但哈尔站的

位置比他高一个台阶，这是一个有利的地形。而且，一旦吵闹起来，附近的居民都会出来。

那人的脸色忽然缓和下来，脸上露出温顺的笑容。

“说得对，伙计，我是在跟踪你。但我并没有恶意。我看得出你是美国佬，会讲我们的话，我——嗯，我只不过想打听一下，到圣多明各教堂该怎么走。今天是礼拜日，我想，我可以去做祷告，点上几支蜡烛。”他抬起那双充满血丝的眼睛望着天空。

“顺着这条街一直走到弗洛尔斯街的拐角处。”哈尔说。

“非常感谢，”陌生人说，那模样还挺斯文。但是，哈尔熄灭手电的那一刹那，他眼中最后闪出的凶狠的一瞥使哈尔的脊梁骨都凉透了。“后会有期！”

哈尔转过身去敲特里家的门时，心里分明感到，那人说的是，“别得意得太早……”

进了特里·奥尼尔家的客厅，哈尔坐在温暖、舒适、明亮的灯光下，讲述了刚刚发生的事，同时也提到那封匿名电报。

特里是个年轻的飞行员，他轻率、散漫、无法无天，对什么事都不在乎。他爱冒险，听说哈尔碰到了这么富于刺激的事情，竟向他表示祝贺。

“看来，你这次探险大有搞头，”他说，“你看这两件事之间有什么关联吗？你们在纽约有没有什么冤家对头，他们会不会派特务到这儿来把你们弄垮呢？”

“我们没什么冤家对头，”哈尔说，“当然，我们有竞争对手，一个很强大的对手。”他突然住了口，拧起了眉心。“我寻思……”他说，“特里，也许你提醒了我。”

“好吧，明天早上还飞吗？”

“当然飞。飞机怎么样？那些制动器都修好了吗？”

“嗯，还没完全修好，”特里用他平易的爱尔兰口音说，“不过，它们还能应付。”

哈尔想，特里做事想必多半是靠了幸运女神的关照。

“好吧，”他说，“拂晓，停机坪那儿见。”说着，站起来要走。

“要不要找个保镖护送你回酒店呀？”

“我对付得了，”哈尔大笑。他没有走原路，而是绕了条远道。他走在街中心，眼睛和耳朵都随时留心着四周的动静，一路平安无事。回到酒店，父亲和罗杰都睡着了，他想，自己今晚肯定会胡思乱想、彻夜难眠，但还是上了床。白天的活动使他筋疲力尽。基多的地势很高，空气稀薄，要在那儿坚持下来，必须有足够的休息。5分钟后，哈尔也进入了梦乡。